

Edgar Allan Poe
met at midnight

午夜撞见爱伦·坡

爱伦·坡悬疑惊悚小说集

在恐惧的涟漪里，荡漾着恶魔的咒语，死亡只是开始，
惊悚不过是种调剂，让我们跟随爱伦·坡穿越荼糜枯槁的午夜荒野，
寻觅那永远猜不出的结局。

埃德加·爱伦·坡[美]◎著

江瑞芹◎编译


Edgar Allan Poe
met at midnight

午夜撞见爱伦·坡

爱伦·坡悬疑惊悚小说集

埃德加·爱伦·坡 [美] 著

江瑞芹 编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撞见爱伦·坡：爱伦·坡悬疑惊悚故事集/(美)坡 (Poe,E.A.)著；
江瑞芹编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104-2053-5

I. ①午… II. ①坡… ②江… III. ①故事—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2722号

午夜撞见爱伦·坡：爱伦·坡悬疑惊悚故事集

作 者：(美)埃德加·爱伦·坡著 江瑞芹编译

责任编辑：杨艳丽 许长荣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 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230千字 印张：15.25

版次：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2053-5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前 言

死亡就在那有毒的涟漪里，
在它的深渊，有一块坟地
适合于他，他能从那墓堆
为他孤独的印象带来安慰——
他寂寞的灵魂能够去改变，
把凄凉的湖变成伊甸乐园。

——爱伦·坡《致湖》（曹明伦译）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美国文学家，与安布鲁斯·布尔斯和洛夫克拉夫特并称为美国三大恐怖小说家。此外，他还拥有多重光环——恐怖小说大师、侦探悬疑小说鼻祖、科幻文学先驱和早期象征主义代表等。

爱伦·坡出生于一个戏剧家庭，本名埃德加·坡，幼年时父母双亡，后由约翰与法兰西丝·爱伦夫妇抚养长大，更名埃德加·爱伦·坡。早年，爱伦·坡一度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后于1830年5月进入西点军校，因不满军校的压抑生活，经常刻意违反校规，在1831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开除。期间，爱伦·坡与其养父断绝了关系。

或许是继承自家庭的戏剧天分，加之幼年养成的不安全感与叛逆性格，爱伦·坡在文学上拥有独特的气质。被西点军校开除之后，爱伦·坡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并以独特的风格跻身小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行列。1841年，爱伦·坡发表《莫格街凶杀案》，成为后世公认的侦探小说鼻祖。1845年1月，爱伦·坡发表了诗歌《乌鸦》，他那与众不同的诗才与创作理念使他一夜成名。



爱伦·坡集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在这些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在爱伦·坡的作品中，悬疑、惊悚小说最负盛名。他一生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推崇唯美主义与神秘主义，在写作上可为达到某种效果而极尽描写之能事，因此他的悬疑惊悚小说风格独树一帜，文字阴抑，充满神秘恐怖气氛，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尽管如此，爱伦·坡一生却颇受冷遇。他终生只以写作为生，因此长期处于困顿之中。1847年，爱妻弗吉尼亚死于肺结核，爱伦·坡备受打击，自此堕入酗酒与精神错乱中。两年后的10月7日，爱伦·坡逝于巴尔的摩，时年40岁。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通常人们认为是脑出血，但也有很多猜测是酗酒、吸毒、霍乱、自杀和肺结核等原因。

爱伦·坡死后，他的名誉长期受到诽谤攻击，但他的作品流传各国，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不少文学家、作家和诗人都对爱伦·坡十分推崇，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法国象征主义顶峰时代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以及素有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江户川乱步等。

爱伦·坡一生创作颇丰，其中主要作品有悬疑小说《黑猫的诅咒》、《莫格街凶杀案》、《泄密的心》、《威廉之死》、《玛丽·罗杰疑案》、《厄榭府之倒塌》以及《怪诞故事集》等，诗歌《乌鸦》、《致安娜贝尔李》等，文学理论著作《写作的哲学》和《诗歌原理》等。

爱伦·坡的悬疑小说在文学界独树一帜，以其离奇神秘、惊悚阴郁的风格吸引了大批读者，在世界文坛经久不衰。其中，发表于1841的《莫格街凶杀案》是公认最早的侦探小说，作者以“密室凶杀”为中心疑点，展开了一系列精彩的推理。在随后发表的《玛丽·罗杰疑案》、《被窃的信》、《你就是杀人凶手》等作品中，作者更是将这种推理式写作模式发挥到极致。爱伦·坡这种独创的写作手法，使得后世侦探小说家绝少能脱其窠臼。此外，爱伦·坡还成功地塑造了业余侦探奥古斯都·迪潘这一形象，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几乎就是迪潘的翻版。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花费十年时间翻译出版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并称其是自己“文学创作的老师”、“困苦一生的知交”。与爱伦·坡同时代的美

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极少赞誉他人，但把“最富卓识与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的赞誉毫无保留地给了爱伦·坡。

爱伦·坡的作品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新的影视题材——恐怖侦探电影。20世纪极负盛名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与蒂姆·伯顿也都是爱伦·坡的忠实粉丝。

本书精选编译了爱伦·坡的惊悚悬疑短篇小说，旨在为爱伦·坡的文学爱好者和喜好惊悚推理小说的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因为爱伦·坡的行文风格独特，文字描写细腻繁复，为求准确传达作品内涵，故在编译过程中，我们酌情参考了一些前辈翻译作家的版本，谨此表示感谢。此外，鉴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与文学翻译同行批评指正。

编者按

目 录

贝蕾妮丝\1

我的表妹贝蕾妮丝是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姑娘。某一年，贝蕾妮丝突然染上了重病，曾经拥有的美貌也渐渐消失，我也突然患上了可怕的偏执狂症。病中的贝蕾妮丝成了我研究的对象，因此，我对贝蕾妮丝产生了莫名的情愫。在我和她订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爱上了她的一口白牙。一日下午，竟然传来贝蕾妮丝病逝的消息。我悲痛不已，无意间看到手边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要想减轻你的忧伤，就去情人的坟墓看一看。”就在此时，仆人们发现，坟墓里的贝蕾妮丝恢复了心跳……

莫格街凶杀案\6

我的朋友奥古斯都·迪潘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一天，他的朋友阿尔道夫·勒·本卷入了一宗凶杀案。为了不让无辜的人受罪，他决定利用自己超人的分析能力帮助阿尔道夫·勒·本摆脱嫌疑。在这宗连巴黎警方都束手无策的案子中，奥古斯都抽丝剥茧地找到了线索，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凶手……

红死魔面具\25

在红死病肆虐的时候，普罗斯佩罗王子却挑选了1000名健壮的随从，把他们关在寺院里，日日寻欢作乐。一天，王子举行盛大的化装舞会，屋子里的人都沉浸在欢乐中。到了午夜，一个扮演红死魔的陌生人闯了进来，王子恼羞成怒想要抓住他，那个陌生人却在一间间屋子中从容走过。那些追踪红死魔的人最后在一间屋子里抓到他时，发现抓住的只是一件寿衣和一个面具……

黑猫的诅咒\30

我本来是个喜欢小动物的人，家里也养了一只可爱的黑猫。后来我因为酗酒而变得暴躁异常，挖掉了黑猫的一只眼睛。终于有一天，我亲手将猫勒死了。一天，家里突然失火，仅剩的一堵墙上出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猫的浮雕。不久，我



又捡到了一只小猫，发现它的眼睛也被剜掉了一只，它的脖子上有一圈白毛，就像是被勒过的痕迹……

瓦尔德玛之病例真相 \ 39

我一直对催眠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临终催眠。为此，我劝身患绝症的瓦尔德玛作我的实验对象。在瓦尔德玛临终前，我来到他的病床前，成功地催眠了他。就在我决定唤醒瓦尔德玛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玛丽·罗杰疑案 \ 45

玛丽·罗杰是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曾经失踪过一次，可一周后便憔悴地回来了。大约半年后的一天，玛丽再次失踪，4天后人们在河上发现了玛丽的尸体。这一案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警察局侦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便请我的朋友迪潘帮忙。迪潘仔细分析了报纸上的信息，终于从纷繁复杂的细节中找到了线索……

被窃的信 \ 67

在我和迪潘仍沉浸在玛丽·罗杰谋杀案当中时，巴黎警察局局长G先生找到了迪潘，希望迪潘帮他找一封信。我和迪潘对此感到非常好笑，不知道为什么一封信值得G先生这样兴师动众。原来，这封信是某位重要人物的密信，一旦信的内容被揭发，这位重要人物将面临名誉扫地的局面。所以有人用高额的委托金拜托G先生找出这封信来。其实，偷信的贼已经确定了，正是D部长，可是G先生把自己认为可能隐藏这封信的角落都检查过了，仍是一无所获，只好来找迪潘。迪潘要如何从D部长那里得到密信呢？

厄榭府之倒塌 \ 78

有一天，我接到发小的信，信上说他身患重病，需要我的陪伴。我连忙赶去他的城堡，却发现他虽然心存抑郁，但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而他心爱的妹妹竟于当晚病逝了。我帮助好友料理他妹妹的丧事，将棺椁放在城堡的地下室里。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听到地下室里传来一声声巨响，转眼间门被风吹开了，一个纤细的身影在门口徘徊……

莫蕾拉 \ 92

我的妻子莫蕾拉认为我不爱她了，她觉得只有她死了我才能记住她。不久，她真的去世了，临死前还为我生了一个女儿。我把女儿养大，但是一直没有给她起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长得和她的母亲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我感到十分恐惧。我想，也许我该给她取一个名字，但是，我绞尽脑汁，脑海中却只浮现出我妻子的名字——莫蕾拉。我忍不住在女儿面前叫出了这3个字，没想到……

莫斯科海峡沉浮记 \ 97

神秘的莫斯科海峡有一处惊险恐怖的大旋涡，那里是渔夫的噩梦。然而，那里同时有着丰富的鱼类，所以也是渔夫的天堂。身强力壮的渔夫兄弟自认为可以避开自然的饕餮，每次都铤而走险到那里捕鱼。他们巧妙地利用天气的变化，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满载而归。但这一次，上帝没有再眷顾他们，大旋涡来了，他们将面临怎样可怕的厄运？

梅岑格斯泰男爵 \ 106

一个古老的预言预示梅岑格斯泰家族将有一位继承人骑着一匹烈马结束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会击败世仇家族。时光流转，年轻的弗里德利成为梅岑格斯泰家族的新主人。他性情古怪，收养了一匹来历不明的马，他与这匹马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有一天晚上，弗里德利突然发疯一般从梅岑格斯泰府邸冲了出去，之后不久，整个府邸陷入火海。然后人们看见，弗里德利竟骑着那匹神秘的烈马冲进了火海。

瘟疫王战记 \ 112

爱德华三世当政的年代，因为瘟疫横行，国王下令封锁了瘟疫发生区。两个身无分文的水手在一家奇怪的酒馆里喝酒，喝得烂醉的时候便趁着酒劲疯狂地逃跑以逃避付账。结果在老板娘的穷追之下他们闯进了瘟疫禁区。在恐怖阴森的禁区内，到处是死亡的征兆。二人在那里与瘟疫王斗智斗勇，最终他们能否逃脱瘟疫王的纠缠呢？



一桶白葡萄酒 \ 121

福图那特总是喜欢用肮脏的语言辱骂我，这让我感到非常厌恶和憎恨，我几乎想要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入死亡的深渊。为了报复他，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福图那特自称是个品酒的行家，有一天，我告诉他，我买到一桶白葡萄酒，但我不知道这桶白葡萄酒是否物有所值，于是我邀请他到我家中品酒，并将他引入了酒窖之中。现在，我可以实施阴谋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 127

僻静的拉托尔巴勒小镇突然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的奇案——巴纳巴斯·沙尔沃斯同他的两袋金币一起失踪了。事后，巴纳巴斯被证实已遭杀害。经过调查，人们认定凶手是他的侄子彭尼费瑟。恶有恶报，彭尼费瑟顺理成章地被判了绞刑。然而，事实真相是否真如表象所呈现的那样呢？

泄密的心 \ 134

我虽然有点神经质，但我确信自己不是个疯子，可人们总是说我疯了。最近我对一个老头很感兴趣，甚至到了喜欢的程度。不过，与其说我喜欢他，不如说我对他有一种奇怪的破坏欲，这种破坏欲源于那个老头的浅蓝色眼睛。我像着了魔一般地想要毁掉那只眼睛，我想，也许杀了这个老头，就可以永远不再看见他的眼睛了。于是，经过几夜的试探，我终于成功地杀了他，并将他的尸体肢解，埋在地板里。可警察还是找到了他的尸体，究竟是谁泄露了尸体的藏匿处呢？

羊皮纸上的遗嘱 \ 139

艾芒·德·拉法埃特应好友请求，到美国纽约拜访好友妻子的母亲瑟文奈特夫人，祈求她为女儿留下一笔遗产。艾芒在当地著名的酒吧里得知瑟文奈特夫人得了重病，也许不久于人世，于是赶到了瑟文奈特夫人家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已经瘫痪在床的瑟文奈特夫人，而遗嘱却不翼而飞了。艾芒回到酒吧，一个陌生人说能够帮助他找到瑟文奈特夫人的遗嘱。遗嘱究竟藏在了哪里？

钟楼魔鬼 \ 147

我来到一个叫做沃顿沃提米提斯的镇子，这里原本是个秩序完美、时间准确

的地方。这里的居民都喜欢美味的卷心菜和精确的时钟，镇子上的钟楼更是被居民们视为珍宝。一天正午，一个外来人闯进了镇子，跑到钟楼作怪，结果大钟敲了13下，整个镇子的秩序突然被打乱了……

瓶中手稿 \ 153

我踏上了前往巽他群岛的旅途。在航程中，我遇到热带风暴，乘坐的船只也被狂风暴雨砸坏了。我在海上漂了几天，终于遇到一艘从没见过的巨轮。为了活命，我逃上了巨轮，在那里，我就像透明人一样。我用找来的纸笔将自己的离奇经历记录下来，并把它装进瓶子丢进大海，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够看到我的手稿，知道我所遭遇的一切。

凹坑与钟摆 \ 161

我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在得知自己要死的那一刻就昏了过去。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那里有数不尽的阴谋和陷阱等着我。在那里，我受尽了折磨，陷入无尽的痛苦中。到底谁能把我从这个恐怖的牢笼中拯救出来呢？

与木乃伊对话 \ 173

提到木乃伊，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苍白的面孔、呆滞的表情、僵硬的身体与满布尸布的神秘细菌……然而事实表明，他们可能还活着。是的，这简直不可思议，一具千年的木乃伊就这样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恢复了呼吸。于是一场旷世的对话在人类与木乃伊之间展开。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作为此次发现的主要参与者——我，最终的愿望是——让自己成为木乃伊。

活葬 \ 184

一个是年轻貌美的妙龄贵妇，一个是体格健美的炮兵军官，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律师，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遭遇了同样的活葬事件，这是魔鬼肆意屠杀，还是无意的巧合？



黎明之约\193

“我的夫人——阿芙罗蒂提服毒身亡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动弹不得、呆若木鸡。突然，那句“等着我吧，我们在黄泉再会”又萦绕在我的耳边。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约定——黎明前的相会？

跳蛙\200

有一个皇帝特别喜欢听笑话，也养了很多弄臣。为了博得皇帝的好感，小丑被要求设计了一场特别的化妆舞会，可是突如其来的8只大猩猩给舞会造成了骚动。哪里来的猩猩呢？难道这不是一场舞会，而是吃人的圈套吗？

长方形盒子\207

我和老朋友怀特在船上相遇，他身边的一个长方形盒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对于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怀特夫妇对我遮遮掩掩，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可是没等我问出究竟，我们就遇上了风暴，不得不弃船逃生。但是盒子落在了船上，怀特誓死要去取回它，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非去不可？

威廉之死\216

威廉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在他念小学时，他的生命中就出现了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且同名同姓的人。那个人一直如影随形，不断与他作对，害得威廉身败名裂。一天，威廉终于找到和那个人决斗的机会，并一剑刺死了这个仇敌，却发现……

贝蕾妮丝

我的表妹贝蕾妮丝是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姑娘。某一年，贝蕾妮丝突然染上了重病，曾经拥有的美貌也渐渐消失，我也突然患上了可怕的偏执狂症。病中的贝蕾妮丝成了我研究的对象，因此，我对贝蕾妮丝产生了莫名的情愫。在我和她订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爱上了她的一口白牙。一日下午，竟然传来贝蕾妮丝病逝的消息。我悲痛不已，无意间看到手边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要想减轻你的忧伤，就去情人的坟墓一看。”就在此时，仆人们发现，坟墓里的贝蕾妮丝恢复了心跳……

我的洗礼名叫做埃格斯。我的家庭成员都被称为“幻想家”，而家庭中古老的一切——古老的大宅、大厅的壁画、屋里的挂毯、族徽中的图案，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幻想家的身份。

如果我说我的灵魂以前没有存在过，你也许认为我在瞎说。不过，对此我们不必争论，我自己相信就好。我童年时的记忆与一个图书室联系在一起，我的母亲死在那里，而我却降生在那里。这段记忆像影子一样，摇曳不定，挥之不去，并且永远存在。

从长夜中醒来时，我没有立刻进行宗教般的冥想，只是瞪着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一切。我的少年时代在读书中度过，而我的青年时代，则是在冥想中度过。时间流逝，将近中年时，我仍待在家族的府邸中。我感到我的生命几近枯竭，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竟然觉得现实世界就像是幻想，而幻想中的世界却是一片真实。



和我一起古老大宅中长大的，是我的表妹贝蕾妮丝。虽然我们一起长大，但我们相差甚远：我体弱多病，总是忧郁；她健康美丽、活力四射；我喜欢作修士式的研究；而她喜欢在山坡上漫步；内向的我总是在冥想；她则无拘无束，快乐地生活。我呼唤着她的名字——贝蕾妮丝！想到她，我阴暗的记忆中便涌现出满满的快乐，表妹的情影是那么美丽，令人心动。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忍讲述，神秘之余也让我充满恐惧。

一场致命的疾病无情地降落在表妹身上，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变成另一个人，无论是心理、习惯还是性格，她都完全变了，原来美丽的贝蕾妮丝不见了。

这场大病给表妹的身心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其中之一便是癫病。这个痼疾时好时坏，不发作的时候跟好人无异。

就在同一时期，我也忽然患了病，并且最后发展成了偏执狂症，而且越来越严重，到后来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我的症状主要是极易激动，遇到问题就使劲钻牛角尖，通俗点说，就是再小的事也会让我焦虑不已，琢磨个没完。

比如，一本书的印刷、纸页边框也可以让我不厌其烦地研究上数小时；壁毯和门上的影子也会让我想上大半天；有时，我会关上房门，整整一夜呆呆地盯着蜡烛的火苗或者炉中余烬纹丝不动；有时也会闻一天的花香，或者把一个普通的单词颠来倒去地重复，直到它在我脑海中失去意义。我的精神疾病所导致一个常见问题是，长时间一动不动。

大家可不要误解我的话，我的这种对小事的执著与正常人运用想象力的创造性思考完全不一样。正常人的沉思不会像我这么极端，他们也不会执著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正常人有吸引力的东西，会催生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联想过后，引起他们联想的东西便会消失，那些最初引起他们兴趣的事会被遗忘，最终，他们得到的是丰盈的内心世界。

而我恰恰相反。不管我怎样联想，思想都会回到最初的那件事情上，思考结束时，最初注意的那个东西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愈发清晰，就像是放大镜下的东西，呈现出一种夸大的形象。也就是说，幻想家的心理特征是思考观察型，而我只是病态性的关注型。

在我得病的这段时间，我读过的书也是混乱、诱发人想象力的书，可以说尽管这些书不是导致我生病的主要原因，但它们也应该对我的病负一定的责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书，其中包括奥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和德尔图林的《论基督之复活》。尤其是后者，我对其中一些隐秘不解的文字进行了琢磨，然而几周过去，依然一无所获。我对细节的这种执著，与托勒密·赫弗斯狄翁说的海边巨石十分相像。据说，那岩石不论是受到人为破坏，还是海浪侵蚀，抑或暴风袭击，都毫无变化，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它一沾到一种被叫做“艾弗花”的花朵，就会发生震动。如果真的有这种花，那么我生命中的“艾弗花”一定是她——贝蕾妮丝。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逐渐好转，人也清醒了些。此时的我看到贝蕾妮丝不幸地生活着，心里既疼痛又惋惜——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怎么就成了残花败柳。这并不是我的病态思考，任何人见到她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犯病的时候，注意到的只有一点，就是虽不太重要但格外引人注意的变化——外表上的巨大变化。

她生病之前可谓倾城倾国，可那时我并没有爱上她，后来我的精神有了问题，心灵与大脑发生了错位，那种源自心底的感情不再属于我，我只有大脑发热而产生的热情。以前，从灰蒙蒙的早晨到昏暗的晚上，她总是在我身边，我却从不认为她存在于现实中，而只认为她存在于梦境；我从未把她视为凡俗世界中的女人，而是把她当做一件抽象的东西去分析。

可是现在，她一出现我就颤抖，她一向我走来，我的脸就迅速变白。我同情她的不幸，再想到以前她就爱着我，一时头脑发热，就向她求了婚。一切如愿以偿，我们的婚期逐渐临近。一个冬天的下午，我独自坐在图书室里，本以为只有我一人，可一抬头，贝蕾妮丝就站在我面前。不知道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还是光线太暗淡，我竟然看不清她的身形。

她一言不发，我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难受，而好奇心驱使我看着她。她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儿，我的双眼紧盯着她，目光落在了她苍白的脸上。天哪，她已然瘦成了秸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轮廓与美丽；她的头发的黑亮现在已经被稀黄取代；她的眼睛丝毫没有生气，就像



是没有瞳仁。这样的形象与南欧人的特征极不相符。因为眼前的景象，我不由得避开了她呆滞的目光，转向她的薄唇。微张的嘴唇带着一抹奇特的笑，在这微笑中，她的牙齿渐渐露了出来——天啊，那牙齿我简直不想再看，太恐怖了！

突然而至的关门声惊醒了我，当我抬起头时，表妹已经离开了房间，但我始终无法把那一口可怕的牙齿驱赶出脑海。这些牙齿没有一个缺口，没有一丝斑痕，她的牙齿和微笑一并留在了我的脑海里，现在这牙齿显然比微笑更清晰。

牙——白牙！——白牙！无处不在的白牙！

我又犯起了偏执狂。我试图抵抗这奇怪的思想，但是我控制不住。此刻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一口白牙。我从各种角度揣摩它们，研究每一颗白牙的特点。我对它们有一种疯狂的渴望，我一心想着它们，其他的一切都被我抛在脑后。

我开始想它们的不同之处，它们独特的构造，我想象着它们具有的敏感力量，以及即使不靠嘴唇它们也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表现力。当想到这里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人们都说舞蹈大师莎莱的脚步充满了感情，而我则坚信贝蕾妮丝的白牙才充满了思想！我如此执著于这些白牙，甚至觉得只有拥有了它们，我才能恢复理智，获取平静。

就在我不断沉思冥想的时候，黄昏按时来临，黑夜如期而至。接着，黎明再一次到来，太阳升起。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夜晚，我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屋里，沉思冥想，脑子里只有白牙，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房间里几乎都是白牙。突然一声可怕凄惨的尖叫将梦中的白牙打碎，我从深思中惊醒，听到骚乱和叫喊声，中间似乎还夹杂着些许呻吟的声音。我起身，推开图书室的窗户，一名女仆泪流满面地站在前厅，告诉我贝蕾妮丝死了。原来那天一大早，她就犯了癲病，当天的傍晚时分，安葬她的坟墓已经为她准备好，葬礼的一切也已经安排就绪。

现在，我发现我又是一人独坐在图书室里，似乎刚从一个混乱的梦中惊醒。我清楚地知道现在是午夜，还记得这天太阳一落山，贝蕾妮丝就下葬了，但是我对此前发生的事情记忆朦胧。我的记忆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恐

惧，这些恐惧似乎是由一些符号堆积而成，我使尽全身力气也破译不了。与此同时，我的耳边总鸣响着一种声音，那是离去的灵魂的声音，是女人的尖叫声。我高声地问自己，我干了一桩什么事情呢？

我抬起头，看见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盏灯，灯旁有一个小盒子，看起来很普通。以前我常在给我们家看病的医生那里见到它，但此刻，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而我一看到它，就莫名的发慌。我的目光随后落在了一本书的画线句子上，这是埃尔本·查亚特的一句奇特的小诗：“朋友告诉我，要想减轻我的忧伤，就去情人的坟墓看一看。”这时，一名脸色惨白的仆人从图书室的房门进来，看上去已经吓破了胆，对我说话的声音都颤抖着，由于声音太小，我听到的也只是一些期期艾艾的、不是很连贯的句子。

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说，就在刚才，人们被可怕的哭声惊醒，于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循着哭声的方向寻找。仆人的讲述声愈来愈令人感到恐怖，却异常清晰。他说，他们进入贝蕾妮丝的坟墓，发现了穿着寿衣的贝蕾妮丝的尸体。令人惊诧不解的是，她居然还活着，虽然样貌已丑陋至极，心跳却很清晰。

哦，上帝！她还活着。

突然，仆人指着沾满污泥与血迹的衣服，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然后，他又抓起我的手，手背上布满了抓痕。接着，他指着靠墙的地方让我看，好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一把铁锹。我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并迅速冲到桌边，抓起那个盒子，但怎么也打不开它。

我的双手猛烈地颤抖着，盒子掉在了地上，有一些东西从里边滚落出来，除了牙医的各种手术器具之外，还有32颗夺目的洁白如珠的东西滚落四处……